



谈“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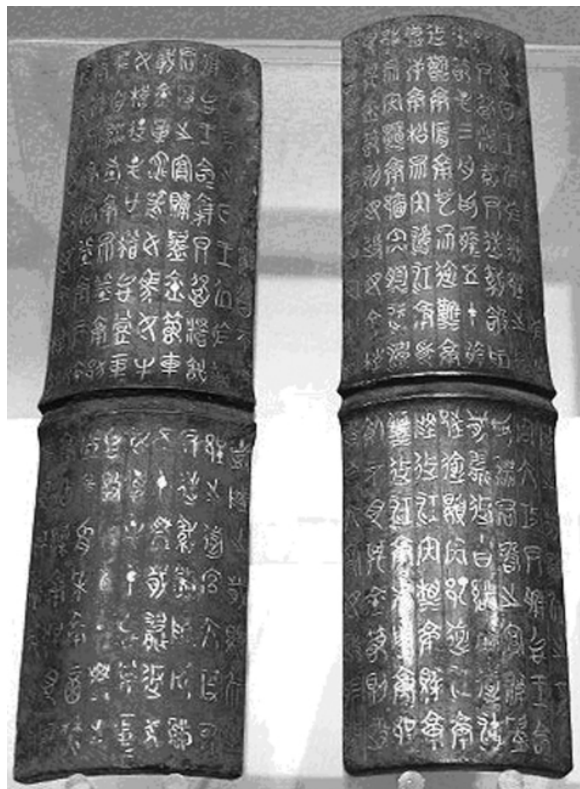


孙彦 (常熟理工学院艺术学院)

最早记载节的历史典籍是《周礼》、《礼记》、《晏子春秋》、《吕氏春秋》等,《战国策》以后的典籍记载尤多。这些记载说明早在西周时期,节的使用制度已经非常成熟了。商代礼制是否有节,限于资料,目前还不得而知。就考古资料来看,目前所发现的最早的节的实物是战国时期的鄂君启金节,现藏于安徽省博物馆。自秦汉以降,以至于晋唐,关于持节制度的记载不绝于史,但是却未见考古出土的实物,所幸在汉晋时期的壁画、画像石和瓷器上保存有节的图像,为研究节及持节制度提供了直观形象的图像史料。目前,学界关于节和持节制度的研究基本局限于汉代,尤其是东汉,因为文献记载较多,所以对节的相关问题的探讨主要集中于此,研究方法基本上都是通过梳理文献而进行的考证,对相关考古材料的使用尚不充分,尤其是图像所表现的节的形制与质地、色彩、节旄的形状、持节者的服装、持节制度对汉代羽人持节图像的影响等问题,缺乏全面系统的论述。本文拟根据考古材料并结合文献记载对上述几个方面进行考察。

第一,关于节的形制与质地。《周礼·地官》云:“掌节掌守邦节而辨其用,以辅王命。守邦国者用玉节,守都鄙者用角节,凡邦国之使节,山国用虎节,土国用人节,泽国用龙节,皆金也。以英荡辅之,门关用符节,货贿用玺节,道路用旌节,皆有期以反节。凡通达于天下者必有节,以传辅之。无节者,有几则不达。”《礼记·玉藻》云:“凡君召以三节,二节以走,一节以趋。”正义曰:“节者,以玉为之,所以明信,辅君命也。”据此可知,西周和春秋时期的节有金(青铜)、玉和竹三种,其形状因无实物可据,不得而知。

战国时期的节,有实物可征。1957年在寿县邱家花园出土四件,分别藏于安徽省博物馆和中国历史博物馆,其中鄂君启金节最为著名(图一)。鄂是地名,启是鄂君之名,金节是其自名。共5件,计车节3件,舟节2件。节用青铜铸成,形似竹片,中间



图一 安徽寿县出土鄂君启金节

有一节,可由5件的弧度合为一圆筒形。车节长29.6厘米,宽7.1厘米,厚0.6厘米,弧长8厘米;舟节长31厘米,宽7.2厘米,厚0.7厘米,弧长8厘米。金节表面均有错金铭文,3件车节铭文均相同,计146字;2件舟节铭文也相同,计163字。两节铭文中均有“大司马邵(昭)阳败晋师于襄陵之岁”,与文献所载楚怀王六年(前323年)楚使柱国昭阳将师攻魏,破之于襄陵的史实相合。该铭文说明,持金节者鄂君启可以享受免税的特权。鄂君启金节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的最早的关税凭证,也是中国最早的免税通关凭证。

秦代的节《史记·秦始皇纪》有载,正义云:“旄节者,编旄为之,以象竹节。”说明秦代的节很像竹节,上面编旄。但是节的质地和节旄的颜色却没有言明。

汉代的节在文献中有诸多记载,考古资料中主要表现为图像资料,主要集中在墓葬壁画、画像石、画像砖和铜镜上,而且大部分是羽人持节或仙人持节的图像。例如,河南洛阳卜千秋墓壁画“升仙图”中有一幅持节羽人图像,时间属于西汉中期,是迄今为止所知的最早的持节羽人图像。升仙图位于墓室的顶部,在云雾缭绕之中,一位着羽衣的羽人,手持长柄节,缓缓向前走动,前方是一轮圆月,中部绘有蟾蜍,之前有一位戴胜女子,当为西王母。其身后是两条屈躯腾跃的蛟龙,张口嘶鸣,昂首向前。羽人须发飘扬,袒胸露腹,着红色羽裳,肩上的羽衣呈蓑衣状,手持的长柄节上有毛饰物三重(图二)。



图二 河南洛阳卜千秋墓出土持节羽人图像

苏睢宁九女墩出土画像石上的持节羽人图像,时间属于东汉时期,图像位于墓葬后室门额的一块画像石上,羽人单腿跪地,左手持长柄节,节上缀有三重毛穗,上面两个呈圆球状,下面一个像牦牛尾。其右手持芝草伸向神树,其肩、背及腿部带有明显的羽翼。羽人的身后跟随着一匹背上长有长翼的麒麟(图三)。

汉代节的形制在上面的图像中非常明确。《汉书·高帝纪》颜师古注曰:“节,以毛为之,上下相重,取象竹节,因以为名。”《后汉书·光武纪》李贤注曰:“《汉官仪》曰,节所以为信也,以竹为之,柄长八尺,以牦牛尾为其旄,三重。”从上述引史料中可以明确,节柄的质料是竹,即是由现在所指的竹竿做成。秦王子婴在向刘邦投降时,所持之节,节旄仅二重。然而,到汉代,节的形制发生了变化。这里又说节旄三重。对照汉代画像之节旄,则知文献记载不误,的确为三重,这是与秦代节旄之不同的地方。《汉官仪》说“柄长八尺”,但是,《太平御览》卷六八三条

引《后汉书》载徐辽曰:“昔苏武困于匈奴,不坠七尺之节。”在此又言节长七尺。说明西汉与东汉相较,节的长度稍有差异,然而是否为两汉之不同制度所限定,由于材料缺乏,则不可知。

晋代的节基本沿袭汉代。例如南京市雨花区长岗村出土的三国孙吴时期青瓷釉下彩羽人纹佛饰壶上,其肩部贴塑佛像,佛生莲花座,座侧左右配以双狮,器腹图绘二十一位持节羽人,之间饰以云气芝草图案。从图像构造上看,这二十一位持节羽人与洛阳卜千秋墓壁画中的羽人极为相似。在考古出土的东晋画像中,表示职官称号“使持节”的“节”的图像也有发现。云南昭通后海子东晋墓壁画中,在墓主像旁,树立一节,节旄三重,其色为朱,与洛阳卜千秋墓壁画持节羽人所持之节相似,并有榜题云:“晋故使持节都督江南交宁二州诸军事……交宁二州刺史成都县侯霍使君之像……”。均持有三重旄穗的节,但是节的长度和质地等不太清楚。

第二,关于节旄和节旄的颜色。战国以前,节上有节旄,但是节旄的颜色等具体问题目前还不甚清楚。到了秦代,《史记·秦始皇纪》云:“衣服、旄旌、节旗,皆上黑。”由此可知秦代的节和节旄都是黑色的。从前揭《汉官仪》所云“以牦牛尾为其旄”来看,汉代的节旄是由牦牛尾做成。关于牦牛尾的来源及产地,史书亦有记载。《后汉书·和帝纪》永元十二年:“春三月,牦牛徼外白狼漏薄夷率种人内属。”注曰:“敢涸《十三洲志》牦牛县属蜀郡。《前书》牦牛所出,岁贡其尾,以为节旄。”说明蜀郡之牦牛县是节旄之产地,并作为其地特产以岁贡。

关于汉代节旄的颜色,在彩色图像中颇为清晰,例如,在图二西汉卜千秋墓葬壁画中的节旄,其颜色就呈红色。寻绎文献,汉晋时期节旄的颜色屡



图三 江苏睢宁九女墩出土持节羽人图像

有变更。《汉书·刘屈氂传》载：“初，汉节纯赤，以太子持赤节，故更为黄旄加上以相别。”在“江充掘蛊”事件中，戾太子矫节发兵，与丞相刘屈氂大战长安，死者数万，太子亦亡。因为戾太子曾以赤节发兵，所以，此事件以后，就在节上加黄旄以示区别。《汉书·霍光传》载，霍光奏昌邑王贺曰：“变易节上黄旄以赤。”意思就是要把和戾太子作战时加上的黄旄去掉，恢复赤节的原状。王莽改制时，对节的颜色亦有改变。《汉书·王莽传》：“使节之旄幡皆纯黄，其署曰，新使五威节。”光武帝刘秀建立东汉政权后，又将节的颜色恢复为前汉旧制。至中平二年，《后汉书·袁绍传》又云：“（绍）县节于东门（而去）。”注引《山阳公载记》曰：“卓以袁绍弃节，改第一葆为赤旄。”至此，东汉末期的节旄之色又恢复到了西汉初期的赤节之制。日本学者大庭修认为从西汉宣帝时期到整个东汉时代，节在形制上，几乎没有大的变化，大庭修的看法值得商榷。魏晋因袭汉制，节旄之色亦为朱。《三国志·魏书·夏侯玄传》注曰：司马师与许允书有“念足下震华鼓，建朱节”。前已述及，南京市雨花区长岗村出土的青瓷釉下彩羽人纹佛饰壶上的二十一位持节羽人，手中所持之节均为赤。前揭云南昭通后海子东晋墓壁画中，在墓主像旁，树立一节，节旄三重，其色为朱。这两幅图像虽是东吴时期的作品，却可与同时期的司马师之语相互印证。

第三，关于持节者的服装问题。汉代以前，由于缺乏相关图像资料和文献记载，持节者的服装款式及色彩尚不得而知。关于汉代持节者的服装问题，《初学记》卷五引《汉武内传》云：“有绣衣使，乘龙持节，从云中下。”说明持节羽人身着绣衣，乘龙等瑞兽，从天而降，引入升仙。所谓绣衣，即是颜色鲜艳、装饰华丽的丝织服装。宗教图像是现实政治、经济和社会面貌的直观映像。《资治通鉴》卷二一汉武帝天汉二年：“乃使光禄大夫范昆及故九卿张德等，衣绣衣，持节，虎符发兵以兴击。”持节者代表天子行使权力，位高权重，身份非同常人，因此，着绣衣以示隆重，符合常理。

第四，关于持节制度对汉代羽人持节图像的影响问题。从上引史料中可以看出，凡持节者均具有重大的权威，不仅表示崇高的地位，而且还有刑讯、专杀之权。因为节代表着最高统治者天子或者朝廷，所以，持节者可以号令赏罚，甚至可以调动军队。此与《释名》所解相合：“节者，号令赏罚之节

也。”正因为节者为信，是帝王授予的、代表最高权力的象征物，所以，汉人将其运用到持节羽人图像中，以表示特殊的观念涵义。在汉代画像升仙图中，羽人是作为西王母昆仑天庭中的侍者形象，常与九尾狐伴出，著蓑衣状羽翼，其职责主要是手持灵芝供奉、在高上春上捣制长生不老药或者充当西王母的使者。当与西王母同出时，其常作侍者形象；当其单独出现时，往往表示天界的场景；当其在升仙图中出现，并率领着灵禽异兽时，就作为导入升仙的使者形象。羽人手持之节，就表示受西王母之命，前来引导死者升入天堂。西王母是原始道教的最高神，她可以授人以节，代其行事。因此，羽人持节就是汉人持节制度在宗教图像中的再现，换言之，即持节羽人图像就是汉代持节制度在升仙图像中的形象反映。

持节制度作为中国古代延续一千余年的重要礼仪制度，除了对政治、军事、外交、文化等方面产生重大的影响外，其对社会意识形态方面的影响也非常巨大。从上层建筑的礼仪制度，到社会意识形态，再到民间的丧葬习俗和绘画题材，其前后因果关系至为清晰。鄂君启金节和持节羽人图像的出土，对节的形制、色彩、节旄的形状和图像的内在逻辑以及图像构造的直观象征意义等诸多方面的问题，得到了清晰地阐释，重现了当时礼仪制度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日）大庭修著，林剑鸣等译：《秦汉法制史研究》，第335~37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

殷涤非、罗长铭：《寿县出土的“鄂君启金节”》，《文物》1958年第4期。

董平均、李银：《从鄂君启金节看战国持节贸易》，《经济与管理》2009年第2期。

洛阳博物馆：《洛阳西汉卜千秋壁画墓发掘简报》，《文物》1977年第6期。

李鉴昭：《江苏睢宁九女墩汉墓清理简报》，《考古通讯》1955年第2期。

江苏省美术馆编：《六朝艺术》，第113页，江苏美术出版，1996年版。又见南京市文化局、南京市文物局：《南京文物精华·器物编》，第130页，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0年版。

云南省文物工作队：《云南昭通后海子东晋壁画墓清理简报》，《文物》1963年第12期。

（唐）徐坚：《初学记》，第104页，中华书局，1962年。



名物新证

本期导读

一、《像生花与簪花、供花》

作者注意到了一个小小的事物——古代的像生花,现在一般叫做假花,像生者,仿生的意思。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也是一个十分微妙的问题,涉及到古代社会方方面面的习俗。像生花在古代的使用范围要比我们现代人想象丰富得多,不仅用于装点居室,最多的是作为首饰,簪于发髻、簪于幞头巾子,数量多,品种多,个体大,而且无论贵贱,无论男女。这种习惯,在现代社会已经基本消失了。香花供奉是传自西域的佛教,直到现代依然保持这个传统,古风犹存。至于用像生花饰于林木,改变自然,出现反季节的“春景”,耗费了宝贵的资源,暴露出统治者的荒唐,是历史上著名的丑闻。

像生花没有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消失,在现代的考古发掘中不断地发现,远自汉唐,近至元明,历历在目。实物有软质的绢纸花,硬质的有木质涂金莲花,还有花、簪结合的金银花簪,其工艺之精湛、造型之乱真,令人惊叹,不能不佩服先人的丰富情感、细腻的观察力,超强的创造力。像生花不是一个简单的事物,是一种精神内核与物质外壳的结晶。

因为时间的推移,大量的像生花陨落了,湮没在尘土之中,留下的只是沧海之一粟。如果我们仅仅依靠考古发现来研究像生花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要借助文献材料。只有文献材料才能使得孤立的器物连贯起来,生动起来,当然缺乏考古发现,历史文献不过是一堆杂乱的记忆,是一些不可捉摸抽象概念。因此无论从考古角度,还是文献角度来研究事物,必须两手并举,这个原则不应为我们的专业所限制。

二、《“秦权钱”质疑》

清代后期多种钱币论著刊行于世,著录有称为秦代“权钱”的拓影。所谓“权钱”,并非是流通货币,而是用于检验流通钱币是否符合标准的一种砝码,它取圆钱的形状,由古代官府铸造以防私铸劣钱。关于著录的“权钱”,真假莫辨,研究者少有兴趣。曾维华教授从历史文献中看到,秦代铜钱并不存在所谓称量的说法。《睡虎地秦墓竹简·金布律》:“百姓市用钱,美恶杂之,勿敢异。”这个专门记载秦钱使用的律法,从根本上否认了这种“权钱”的存在。同时作者又从秦汉间“十”和“七”的不同写法,揭穿了“秦权钱”的虚假性,从而大胆否认了“秦权钱”的历史存在。

宋代金石学经过元明的发展,清代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范围不断扩大,其中的品类越来越多。好事者搜罗各种实物,加以描绘、捶拓取影,或加说明,编辑刊行,此类书的数量相当庞大。钱谱类书籍更是层出不穷,人们照谱识钱,作为觅钱之资。收藏古物从来是在雅俗之间,以欣赏、博物、怀古者为雅事,以居奇售卖者为俗态。只晚宋代起,贩售古物就夹杂假货,清代的假货多如牛毛,充斥市井。收藏家稍有疏忽,这类假古董就会混入,著录难免真伪杂陈。因而对于古代著录的古物,特别是清代以来的著录,研究者必先辨伪,此为头等大事。辨伪有文献证明、有考古实物验证,当然还有现代的科学技术手段。就这“秦权钱”而言,不仅理论上不能成立,字形上也有疑点,曾教授的文章已经论述透彻。但是有两点尚可以深入。其一,秦半两与汉五铢的钱形上有一个很大区别,秦半两钱无郭,汉钱有郭,如果“秦权钱”仿照秦钱,应是无郭,而著录却有郭。这个也是坊间伪造的过硬证明。其二,此类“秦权钱”并非全是作伪,那么它们不是“秦权钱”,它应该是什么呢?其实在西汉陵山汉墓出土的实物,人们给了明确结论,这是“行乐钱”。那么在否定的同时应该适当的论述“行乐钱”的形制,这样,文章做到功德圆满了。

三、《谈“节”》

节是古代官方权力的象征,被授予权力叫做“持节”,节代表了朝廷权威的权威,持节者因此获得特殊的身份。苏武出使匈奴,面对威胁利诱,保持汉使尊严,维护汉廷的荣誉,史称“苏武节”,彪炳史册。

节的形制并非是一层不变的。人们从安徽寿县出土的鄂君节,认识到战国楚的王命之节的具体形状和文字内容。而对于秦汉以来的节只能从文献得到抽象的概念,或误识会为后世所见的龙头拐杖加流苏的节。云南昭通后海子东晋墓壁画出现了节的形象之后,陆续在其他汉晋壁画也出现了节的形象,人们对汉晋之节有了一个大致正确的认识,并有专文讨论。孙彦《谈“节”》一文收集了新的考古资料,结合文献,分析壁画和实物上的图像,深入探讨了节的形制,它的质地、色彩、节旒的形状、持节者的服装和持节制度,无疑加深对节的认识,促进我们全面地研究这个器物。

持节者著绣衣,这个绣衣不是一般的颜色鲜艳、装饰华丽的丝织服装,而是绣绘之衣,是持节者专用服饰,可能有特殊的纹样和颜色。羽人是仙人,他不穿凡间官方的绣服,而是羽服,我们不能混淆这两个世界,不要把绣衣套到羽人身上去。

(陆锡兴)